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清〕厲鶚輯 胡小罕 胡易知 校箋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 / (清) 厲鶚撰 ; 胡小罕, 胡易知校箋.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40-4265-2

I. ①南… II. ①厲… ②胡… ③胡… III. ①中國畫—繪畫評論—中國—南宋 IV. ①J212.0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039801號

封面書名集南宋蜀刻《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字

特約審讀: 萬君超

責任編輯: 屈篤仕 霍西勝

整體設計: 王雄偉

封面設計: 傅笛揚

特約校對: 余 宏

責任印製: 陳柏榮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

(清) 厲鶚 輯

胡小罕 胡易知 校箋

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體育場路347號 (郵編: 310006)

網 址: <http://mss.zjcb.com>

經 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製 版: 浙江新華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開 本: 889×1194 1/16

印 張: 18.25

書 號: ISBN 978-7-5340-4265-2

定 價: 180.00元

如發現印刷裝訂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校箋說明

畫院與院畫，是兩個既密不可分，又各有指向的概念。前者多指畫院機構機制，後者多指與畫院有關的畫家、畫作、畫風。兩宋繪畫之所以臻造中國繪畫之鼎盛，與當時的畫院機制是分不開的；研究兩宋乃至元明繪畫，也不能繞開南宋院畫。而藝術史上關於畫院的話題，往往說到南宋就有些困難，要麼語焉不詳，要麼模稜兩可，沒有一個定論，這與缺乏詳備的畫院機構機制原始檔案留存有關，而僅有的一些散見於史籍的文字，已經成為瞭解研究南宋院畫的寶貴資料，就像今天所發現的一些南宋官窯碎瓷片對於研究宋瓷這一藝術瑰寶的意義那樣，往往被視為吉光片羽。盡管資料匱乏，藝術史學者始終沒有否定過南宋畫院的存在，並始終相信畫院對於南宋百餘年繪畫輝煌而多元的歷史以及後世文人畫勃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藝術史角度對南宋畫院開展基礎性、系統性的文獻建設的工作，要到四百多年後的厲鶚纔得以實施。這就是成書於康熙末年的八卷本《南宋院畫錄》。

厲鶚（一六九二—一七五二），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中舉，次年會試不第。乾隆元年（一七三一）薦舉鴻博，誤將論置詩前，報罷。後曾赴都銓，不就選而歸，終生未仕。其詩孤淡瘦勁，幽冷清雋，好用僻典，為雍、乾之際“浙派”的代表詩人。亦工詞，宗姜夔、張炎，為“浙西詞派”中期巨擘。著有《樊榭山房集》等。入《清史稿·文苑傳》。

《南宋院畫錄》是厲鶚對南宋百餘年間畫院機制、人物、畫作相關文獻所做的彙集。作者著手這項工作的出發點，是有感於宋代畫院不僅僅是對繪畫藝術的崇尚與傳承，而且還有“托意規諷”“合於古畫史之遺，不得與一切應奉玩好等”的經世功能，從而提升了輯存南宋院畫史料的文化政治責任。而厲鶚自身的一些素養為他從事這項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礎：一是厲鶚廣覽群籍，早年曾客揚州馬曰琯小玲瓏山館，遍覽藏書，尤於宋代史事最為博洽，曾經編撰《遼史拾遺》《宋詩紀事》《絕妙好詞箋》《南宋雜事詩》等。二是家居錢塘，對於錢塘名人舊事有極大的考索興趣，諸如《東城雜記》《湖船錄》《玉臺書史》等，也都是和《南宋院畫錄》著述興趣一脈相承的。三是厲鶚本人具有良好的畫學修養，與時賢金農、丁敬等書畫巨擘交好，對於繪畫有極高的鑒賞能力，讀過《樊榭山房集》就會發現，他過眼題詠的宋畫頗夥。這些可以加深我們對厲鶚《南宋院畫錄》編撰理念與視野的理解。

厲鶚在編撰中徵引了《夢梁錄》《武林舊事》《圖繪寶鑑》《畫史會要》等書，“遍收名賢吟詠題跋，與夫收藏鑒賞語，薈萃成帙”，用了總共九十多種文獻。卷首先錄院人年表，已佚。卷一為總述，臚考院畫本末，如得名之畫家、院址、試目、職稱、粉稿、諸家筆墨特色、所用之

畫材等。卷二至卷八錄南宋畫院畫家共九十八人，對於畫家之籍貫、生平、事蹟、擅長門類、作品、評論等記載甚詳，徵引條目詳略不一，多的一位畫家近百條。畫家生平、遺聞軼事、畫跡題詠及收藏鑒賞之語均注明出處，信而有徵。

院畫是相對文人畫而言的一種畫體，有時特指畫院畫家的作品。南宋定鼎臨安，杭州相應地成為文化藝術新都，高宗重建畫院，廣徵藝術人才，院畫遂重新煥發生機，並呈現出對北宋繪畫有承有變的特色。著名中國繪畫史專家高居翰有一段話，比較客觀地揭示出南宋院畫的傳承脈絡與審美核心，有助於我們對《南宋院畫錄》的研讀及南宋院畫的賞鑒：“宋代經過一段混亂時期，終於在——一三八年重新建都於杭州。朝廷來到嶄新的環境，即被稱為江南的富沃丘壑地帶。畫院置身在文化名城杭州的魅力下，受感於它迷人的景色，盡情享受著西湖兩岸的詩情畫意，一種新的抒情趣味便灌輸進畫院風格中。北方崎嶇的山嶺，風蝕的平原，現在已很不適合這種比較溫和的情緒了；在金人統治下的北方，仍有一些畫家繼續使用著郭熙、范寬的畫法，但是這種畫法已經成為次要的地域性傳統。李唐的風格被證明更能適應重新安置的畫院傾向，大部分山水畫家都採用了它。這種風格在以後持續不斷地朝向恬淡而親切的方嚮演變，形成了南宋院畫山水的基礎。”（《圖說中國繪畫史·南宋院派山水》，李渝譯，三聯書店，二〇一四年，第八七頁）

《南宋院畫錄》對於全面認識理解南宋院畫以及南宋整個畫壇的情況，梳理以元明文人畫為主綫的畫風嬗變，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我們從厲鶚輯錄的原始文獻中可以看到，南宋院畫既有承接北宋遺規的一面，也有自開新風的一面，看出“南宋復興畫院之風，猶繼踵前美，其餘勢及元之中世”，“趙伯駒、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之流，應運而起，山水畫之院體開一新機軸”（陳師曾《中國繪畫史》語）的生動事實。從中也可以看到院畫既有畫風的一致性貫穿始終，又有在院畫體格之外的豐富多元。同樣一位畫家，在不同場景、不同題材、不同時期會變幻出不同的風格筆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畫院內外的畫家交流互動、借鑒濡染風氣很盛，院體畫家與畫院以外的“別派”畫家一起，把中國繪畫推向一個新的隆盛時期。可見把“院畫”“院體”看得過於程式化、概念化是有失偏頗，不符史實的。

《四庫全書總目》在《南宋院畫錄》條下已經道出南宋院畫的藝術價值：“說者或謂其工巧太過，視北宋門徑有殊，然其初尚多宣和舊人，流派相傳，各臻工妙，專門之藝，實非後人所及。故雖斷素殘縑，收藏者尚以為寶。”隨著相關歷史文獻的不斷發掘掇拾，以及宋畫圖像的系統發布，我們已經能夠逐步觀察到南宋院畫比較完整、真實的面貌。同時，這也有益於促進我們對於厲鶚《南宋院畫錄》的深入研讀及對其藝術史價值的不斷闡揚。

此次整理，借鑒運用了許多新的文獻、圖像資源，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面工作。第一，以國家圖書館藏鮑廷博知不足齋抄本為底本，這個抄本於“乾隆癸未（一七六三）秋從樊榭山房稿本清出”，抄校者將書中所引“覓元書對過”，經張元濟涵芬樓遞藏，並入選“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二〇一〇年出版。同時我們還參校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

下簡稱四庫本)、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以下簡稱清抄本)、浙江圖書館藏《武林掌故叢編》本(以下簡稱武林本)、《美術叢書》本(以下簡稱美術本)等,并吸收了于安瀾《畫史叢書》本的成果。第二,由於幾個版本文字差別較大,故而工作重點放在了根據引文出處倒回原典,按最善版本加以校勘。厲鶚雖以博洽多聞知名,然在當時的條件下,厲氏也不可能將所有的版本經眼,其所錄既多轉抄自其他文獻,疏漏在所難免。尤其是“樊榭先生抄撮古書,往往以意刪削”(鮑廷博語),故而全書引文脫略之處甚多,在整理過程中除對會引起歧義及關鍵信息關損之處出校勘外,文字節略一般不出校勘記,藉以窺編者裁削贅冗之道,希望讀者在使用過程中注意。第三,整理工作中我們還花較大精力,按照書中涉及的畫家畫作,力所能及地收羅對應作品,以文繫圖,使得整理本成爲一個關於南宋院畫文獻與圖像兼備的文本集成,而有裨于讀者將文獻所引題跋、印章、落款等與現存畫作加以比對,識其同異,達到以圖證史、以圖正史的效果。由於本人學識所限,錯訛之處或恐不免,還祈讀者諸君多多指正。

校箋者

二〇一五年三月

目 錄

校箋說明	1
厲鶚序	001
南宋院畫錄目錄	004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卷一	007
總 述	007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卷二	013
李 唐	013
劉宗古	038
楊士賢	040
李 迪	040
李安忠	046
蘇漢臣	051
朱 銳	055
李 端	058
張 洹	059
顧 亮	059
李從訓	059
閻 仲	060
周 儀	061
焦 錫	061
胡舜臣 張著	061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卷三	065
馬和之	065
賈師古	092
馬興祖	093
李 瑛	094
馬公顯	094

陸 青	094
韓 祐	094
劉思義	094
朱光普	096
尹大夫	097
林俊民	097
蕭 照	097
陳 善	108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卷四	111
閻次平 次于	111
蘇 焯	118
毛 益	118
何世昌	119
林 椿	119
劉松年	123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卷五	151
吳 炳	151
張 茂	153
李 嵩	153
蘇 堅	169
梁 楷	169
陳居中	181
高嗣昌	188
蘇顯祖	188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卷六	189
夏 珪	189
馬 逵	206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卷七	207
馬 遠	207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卷八	245
馬 麟	245
白良玉	253
孫 覺	253
戚 仲	253
魯宗貴	253
陳宗訓	255
俞 珙	256
胡彥龍	256
史顯祖	256
吳俊臣	257
李德茂	257
孫必達	257
顧興裔	257
張 仲	257
崔友諒	258
馬永忠	258
陳清波	258
范安仁	258
陳可久	259
陳 珏	260
朱 玉	262
白用和	262
宋汝志	262
毛允昇	262
侯守中	262
曹正國	262

王 華	263
方椿年	263
豐興祖	264
錢光甫	264
徐道廣	264
謝 昇	264
顧師顏	265
朱懷瑾	265
王 輝	265
樓 觀	266
李永年	266
李 權	266
梁 松	266
朱紹宗	266
李 永	268

附錄	271
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271
二、校箋書目	272
三、人名拼音索引	278

厲鶚序

宋中興時，思陵幾務之間，癖耽藝學，命畢長史開榷場，收北來散佚書畫，而院人粉繪，往往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故百餘年間，待詔、祇候，能手輩出，亦宣、政遺風也。顧李唐以下，如《晉文公復國圖》《觀潮圖》之類，託意規諷，不一而足，庶幾合於古畫史之遺，不得與一切應奉玩好等。予家古杭，第樂稽諸人名跡，考《夢梁錄》《武林舊事》等書，姓氏存者寥寥，豈以其院畫少之歟？暇日，因據《圖繪寶鑑》《畫史會要》二書，得如千人，遍搜名賢吟詠、題跋，與夫收藏賞鑒語，薈萃成帙，名曰《南宋院畫錄》。自愧家乏秘冊，見聞狹陋，凡有闕略，幸好古君子之助我焉。康熙辛丑小雪日，錢唐厲鶚書^[1]。

[1] 此段左鮑氏朱批：“增補書目：《陶情集》《石渠寶笈》《好古堂書畫記》《佩文齋書畫譜》《御製題畫詩類》。”又墨批：“馬和之二，李嵩一，馬遠二。”此序武林本前有章廷彥、吳炳序：

夫法書珍秘，如搜鐵網之珊；墨妙琳琅，可載清河之舫。題跋記錄，藻詞洩其菁華；考證品評，賞心識其真贗。雖雲烟過眼，滄海移時，而殘膏賸馥之留，姓譜名編之列，能令神契，奚啻手摹，此《南宋院畫錄》所由作也。宋自宣和建五嶽之觀，集畫工如進士科；徽廟題乙覽之籤，藏卷軸成圖書府。瘦金格妙，腕走龍蛇，點漆光濃，淚盈鸚鵡。序十門之譜，卒三品之材，大雅無慚，一朝斯盛已。無何幀上之桂花寫出，地捲金風，夢中之胡蝶描成，輦寒朔雪。朱篆賸一瓢之印，黃羅題半臂之詩。渡江則待詔南奔，互市則榷場北啓。遂使金戈鐵馬，應瑞中興；剩水殘山，偏安半壁。思陵神姿天縱，真賞風流，奉華簪妃子之花，憲聖曳中官之練。金甌進御，張于湖稱紫府神仙；檀槐搜珍，畢少董侍紅雲香案。樵棗版《蘭亭》之帖，硬黃尤擅雙鉤；書香山《秋月》之詞，飛白先精八法。合鍾王爲一手，恨黃米不同朝。一時林樹罨籬，筆仿元暉之格；桃花款段，簪鈴德壽之官。談畫派則人傳叔驢、仲駒，品畫師則題試海風、江月。宸念所注，雅材斯興，建炎以來，臨安爲盛。河陽一老，既振袂於前；淳祐諸賢，復聯鑣於後。四大家以暗門劉爲晚出，六科中惟神佛像爲首推，蘇漢臣日月珠幢，胡彥龍矩羅尊者，并足齊名秘苑，流譽行都。其餘斧劈痕多，麻皴法備，繪工夏鞠，描折秋蘆，荷以於名，梅思官好。或湘縑巨幅，界畫樓臺；或官扇流紈，鈎摹金粉；或淋漓墨汁，酒賁三升；或縹渺雲光，山留一角。封臂者閤門祇候，賜帶者防禦兼官，歷數朝以迄於咸淳，衍此派遞傳於宣德。蓋畫院之設，自有唐曹、韓供奉開先，而著錄之多，惟南宋館閣中興稱最也。論者謂宋業之衰，君臣以文墨相高，將相以收藏自詡。卒至青珩甫掃，竹冷平原；紅沫初乾，香銷楊妹。杜宇叫冬青之樹，黍離迷翠寒之堂。淒涼思肖蘭叢，託根無地；惆悵王孫草色，滴雨酸心。此時琴客之南冠，舊日金門之上選。能不梧桐深院，空吟悽惋秋詞；燈火樊樓，追憶繁華昔夢耶。然其時

若耕織成圖，規先勤儉；風林放牧，諷寓偃修。落日大旗，宜激揚其壯志；凌霄四將，更動念夫元戎。以及晉文歸國之規模，孫武教兵之陣式，官禁觀潮之不忘水戰，征帆冒雪之獨憫轉輸。莫不肖物象形，斷章取義，何異公權譎諫，鄭俠流民。畫以史稱，藝由道進，豈徒逞玩好以娛心目哉？樊榭厲徵君，癸辛街長，丁卯詩人，寄抱湖山，怡情縑素，詠雜事於宋末，訪舊址於園前。畫境荒涼，渺滄波兮何極？苑林寥落，埋幽草而誰尋？于焉書史貽形，芸編共輯，湖船搖碧，湘錄同甄。萃鑒藏識跋之最精，補董、鄧、朱、張所未備，配《宋詩紀事》，九十六人之小傳斯存；合《遼史拾遺》，南北兩朝之軼聞盡在。蒼成八卷，事括百年，誌其實也。嗟乎！青綾舊誥，愴懷換帖之人；白玉殘牌，拾句披香之閣。太保圖形，集慶髹椀空悲，光堯鐫墨，覺官石經已闕。覽斯錄者，其有好古之懷乎，抑有論世之慨乎。章廷彥譔。

夫以海風江月，畫科領博士之題；水碧膏金，祕院問園前之址。摹冢籀之筆格，烟樹浮藍；斲斧劈之山痕，雲巒潑翠。鞠心香澹，草蟲則染碧生綃；蘭葉描工，花鳥則縈紅織管。由來繪事，盛數武林，比似詩篇，別裁官體。乃自王孫香草，隨北地以移根；義士冬青，望西興而墮淚。話到傳家御帶，鏤澀金塗；訪來繪壁涼堂，模糊蘚蝕。陳德輝之簿錄，久佚緗芸；朱存理之圖書，重搜鐵網。珠船藝海，孰侈收藏？畫舫清河，誰工鑒賞？則欲考四大家之流派，廣小朝廷之軼聞，蒼萃諸編，蔚成巨帙，如厲徵君《南宋院畫錄》一書，洵可續宣和御府之藏，補館閣中興之錄已。粵自園開富景，閣建光堯，和議成而銀絹籌邊，孝養隆而玉津駐輦。於以優游翰墨，藻飾湖山，沈檀以黃蠟薰牋，重錦以紫駝標裏。雪明梭絹，七十碑寫暇經腴；花燦洮瓊，百九研儲多文玩。猩毛雞距，屠希之筆價兼金；犀角龍紋，復古之墨光照殿。居奉華而掌翰，劉妃則玉印鈐朱；佐德壽以工書，吳后亦練裙寫款。爰有承明祗候，禁籞傳宣，內廷并召乎琴師，國手齊名乎碁局。營丘兩李，既南北以同名；馬氏一家，尤後先而擅美。宸章揮灑，流紈題扇之詩；御璽分明，繆篆縷塵之體。指桃林而放牧，閉寫春郊；肖月峽之嘯猿，最饒秋意。緬想風流於南渡，儘多供奉於思陵。然而捲盡金飆，識成畫桂，準餘墨敕，村尚呼梅。鬪鵲踈踈，和杜鵑而春老；神鷹奕奕，逐鸚鵡以南飛。憶風景於上河，梁炊昔夢；識畫師於吳市，楮抱殘山。《瑞應圖》中，空詡琬戈鐵馬；太清樓上，莫尋斷錦殘縑。瘦金仿而腕想垂雲，點漆工而晴惟滴淚。徒使郎君東閣，翡翠裝書；狎客西湖，琉璃貯匣。賈秋壑蟲描蟋蟀，韓平原竹掃琅玕。紅沫鐫華，艷說款題於楊妹；玉顏寫照，偏傳遊讌於閭妃。或江浦觀潮，畫成水戲；或草坪奏凱，繪獻權門。非無一角之山青，其奈六更之天碧。披是冊者，能不想凌烟顏色，寄慨金陀，惜繪水工夫，限茲衣帶乎。亦有汴京遺老，法得師傳，良史家風，志存忠告。風《詩》三百，馬侍郎藝播丹青；屏扆九重，劉待詔儉陳耕織。採世室明堂之製，鳳山之殿閣千門；演赤松黃石之圖，虎帳之弢鈴八變。託官箴於清獻，琴鶴題詩；貌家慶於汾陽，笙歌寓諷。以是見行都之規制，仰天水之遺謨，比譎諫於公權，等無聲於摩詰，抑亦大雅所尚，君子無識也。徵君以白石詞仙，作紅亭街長。暗門花柳，重尋前度之劉郎；減筆雲山，如覩偏安之宋室。曾淳甫披香近侍，莫是前身；畢少董淮浦寓公，最饒真鑒。自李唐而下，著

錄者九十六人，溯建炎以來，蒐羅者百有餘載。其於畫學六科之旨，畫家十類之分，儒流雜流之階，南派北派之別，藝雖小道，書集大成。景賢而譜訂厲溫，竊有慕先生之補史；展卷而藝傳吳炳，吳炳，昆陵人，紹興間畫院待詔。敢附聯小錄之同名。吳炳譔。

南宋院畫錄目錄

卷首

院人年表 今缺

卷一

總述

卷二

李唐

劉宗古

楊士賢

李迪

李安忠 子公茂

蘇漢臣 子晉卿

朱銳 弟森

李端

張浹

顧亮

李從訓 子章

閻仲 子次安

焦錫

胡舜臣 張著

卷三

馬和之

賈師古

馬興祖

李瑛

馬公顯

陸青

韓祐

劉思義

朱光普

尹大夫

林俊民

蕭照

陳善

卷四

閻次平 次于

蘇焯

毛益 父松附

何世昌

林椿

劉松年

卷五

吳炳

張茂

李嵩

蘇堅

梁楷

陳居中

高嗣昌

蘇顯祖

卷六

夏珪 子森

馬逵

卷七

馬遠

卷八

馬麟

白良玉

戚仲

孫覺

魯宗貴

陳宗訓

俞珙

胡彥龍

史顯祖

吳俊臣

李德茂

孫必達

顧興裔

張仲

崔友諒

馬永忠

陳清波

范安仁

陳可久

陳珪 子琳

朱玉

白用和

宋汝志

毛允昇

侯守中

曹正國

王華

方椿年

豐興祖

錢光甫

徐道廣

謝昇

顧師顏

朱懷瑾

王輝 子用之

樓觀

李永年

李權

梁松

朱紹宗

李永

南宋院畫錄校釋圖箋卷一^{〔1〕}

〔1〕底本卷一前鮑氏墨批：“凡《好古堂書畫記》，俱無庸補入，以非樊榭所見書也。”底本鮑氏墨批補入《好古堂書畫記》內容，今均列於校勘記中，以便讀者參考。

總 述

畫學之業，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鳥獸，曰花竹，曰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授。《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畫意與否。仍分士流雜流，別其齋以居之。士流兼習一大經或一小經，雜流則誦小經或讀律。考畫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三舍試補、升降以及推恩如前法。始入學爲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惟雜流授官，上自三班借職以下三等^{〔1〕}。《宋史·選舉志》

〔1〕“上”，《宋史·選舉志》作“止”。此條上鮑氏朱批：“大觀四年，以算學生歸之太史局，并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學生入翰林圖畫局，醫學生入太醫局。《宋史》”“宋太祖皇帝開寶七年，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伎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文獻通考·選舉》”“真宗天禧元年詔伎術人雖任京朝官，審刑院不在磨勘之例。《文獻通考》”“乾興元年，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圖畫、琴棋待詔，轉官止光祿寺丞。《文獻通考》”“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勿逾此制，惟特恩至國子博士而止。《文獻通考》”朱批前鮑氏墨批：“朱筆五條，元本即刪。”武林本將之繫于此條之後。按，《宋史·選舉志》云：“書學生，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兼通《論語》《孟子》義，願占大經者聽。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爲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爲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爲法。考書之等，以方圓肥瘦適中，鋒藏畫勁，氣清韻古，老而不俗爲上；方而有圓筆，圓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濁，各得一體者爲中；方而不能圓，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筆劃不得其意，而均齊可觀爲下。其三舍補試升降略同算學法，惟推恩降一等。自初置及并罷年數，悉同算學。”此條四庫本無。

御前畫院：馬和之、蘇漢臣、李安中、陳善、林椿、吳炳、夏圭、李迪、馬遠、馬麟^{〔1〕}。周密《武林舊事》

〔1〕《武林舊事》“馬麟”下有“蕭照”，宋廷佐刻本缺。

武林地有號園前者，宋畫院故址也^{〔1〕}。《寶顏堂筆記》

[1] 張宗祥手抄本《武林舊事》有張搗之夾注，云：“南山萬松嶺麓，畫院舊址也。”厲鶚《東城雜記》卷上“宋畫院”條：“陳仲醇繼儒《妮古錄》云：‘武林地有號園前者，宋畫院故址也。’彭蕙萍博士論文《“南宋畫院”之省舍職制與畫史想象》（二〇〇五）指出《妮古錄》未有此句，或為厲鶚臆造。

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¹⁾。《妮古錄》

[1] 此條又見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按，阮璞《畫學叢證》（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八）以為“《畫禪室隨筆》又有一條摘引古人詩文佳句數則，遂云：‘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此處用‘思陵’兩字以指宋徽宗，大誤。思陵蓋宋高宗陵名，宋徽宗陵名則為祐陵。自出新意，取古人詩句命題試畫，以品畫師，此蓋徽宗所創之法，即鄧椿《畫繼·聖藝·徽宗皇帝》所稱‘教育衆工，如進士科，下題取士’也。高宗則從來未聞有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之事。董氏此處所指倘是徽宗，只當謂之祐陵，作思陵則誤矣”。

宋南渡後粉飾太平，畫院有待詔、祇候，甲庫脩內司有祇應官，一時人物最盛。《錢塘縣舊志》

宋畫院衆工所畫，多有無名者。今國朝內畫水陸及佛像亦然⁽¹⁾。《長物志》

[1] 此條《長物志》作：“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稿本，然後上真。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皆是無名者。今國朝內畫水陸及佛像亦然，金碧輝燦，亦奇物也。今人見無名人畫，輒以形似填寫名款覓高價，如見牛必戴嵩，見馬必韓幹之類，皆為可笑。”

宋畫院衆工，必先呈稿，然後上真，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種種臻妙。朱壽鏞《畫法大成》

臨安北山鮑家田尼庵梅屏甲京都，高宗嘗令畫院待詔圖進⁽¹⁾。釋居簡《北磬集》

[1] 按，釋居簡《北磬集·梅屏賦》作：“北山鮑家田尼庵梅屏傾京都，高宗燕殊宮，嘗令待詔院圖進。”

壽皇使御前畫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皇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春風。”壽皇大喜。《貴耳集》

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鬚皆中空，攢成一區毬子，紅白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生。范石湖《菊譜》

評者不以院畫為重⁽¹⁾，以巧太過而神不足也，不知宋人之畫，亦非後人可造堂室。如李唐、劉

松年、馬遠、夏珪，此南渡以後四大家也。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屠隆《畫箋》

〔1〕“評者不以院畫爲重”，《畫箋》作“評者謂之院畫，不以爲重”。

項氏藏宋高宗人參地黃圖贊對幅畫，係院人佳品。《真跡日錄》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

董其昌《容臺集》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宗，亦唐時分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驢，以至馬、夏輩。莫是龍《畫說》

宋南渡畫院諸人，得名者若李唐、周曾、馬賁，下至馬遠、夏圭、李迪、李安忠、樓觀、梁楷之徒，僕于李唐差加賞識，其餘亦不能盡別也^{〔1〕}。湯垕《畫鑒》（參圖一）

按，馬賁爲元祐、紹聖間人，周曾爲宣和時人，不入南宋，湯氏偶誤爾。

〔1〕按，此條《畫鑒》作：“宋南渡士人，多有善畫者。如朱敦儒希真、畢良史少董、江參貫道皆能畫山水窠石。畫院諸人，得名者若李唐、周曾、馬賁，下至馬遠、夏圭、李迪、李安忠、樓觀、梁楷之徒，僕於李唐差加賞閱，其餘亦不能盡別也。”

趙千里兄弟以右丞之精神，布二李之慧智，芳姿勁骨，不啻兼長。至于劉、李、馬、夏，并屬精能，此南宋之再盛也^{〔1〕}。張泰階《寶繪錄》

〔1〕此條上鮑氏朱批：“張泰階《寶繪錄》二十卷，刻於勝國末年，流傳絕少，藏書家鮮有知其名目者。卞中丞刻《書畫彙考》，采錄亦未之及，益見樊榭先生讀書之多。”其左鮑氏墨批：“細按《寶繪錄》所收俱是僞物，予曾刻于家塾，至今悔之。”下有注云：“字爰乎，雲間人，家有寶繪樓，崇禎辛未作記。”

南宋畫師，無甚表表者，劉、李、馬、夏俱負重名，而李、馬爲最。但較之北宋，門庭自別，其風氣使然歟。張泰階《寶繪錄》

南宋劉松年爲冠，李唐、馬遠、夏珪次之。張丑《清河書畫舫》

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于李龍眠，李龍眠出于顧愷之，此所謂鐵綫描；馬和之、馬遠則出于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何良俊《四友齋叢說》